

御製序

即一

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此慧燈續佛慧命到者裡唯證乃知非可測見聞知覺一點難容才辨聰明絲毫無涉但將一句無義味話似銀山鐵壁看去一時不了閱一歲

即一

一歲不了閱一紀拚却今生來生與之抵對久之久之一時叅破萬有皆空併此無義味話亦了不可得樹頭果熟因風墮地五花八裂因地一聲自然無著落處而知有著落在然此無義味話本同兔角龜毛豈爲真寔曰末後句曰活句者唯用以接引初機千篇一律正是敲門之瓦意在門開若持瓦不敲唯向門前之達摩拏把玩瓦不釋手甚至謂人之瓦不良謂己之瓦至美張旗樹幟爲瓦交鋒瓦戰彌深去門愈遠不曰狂徒不可得也

今之宗門每以藏頭白海頭黑院主眉鬚墮落撥退菓棹之類謂之末後句蓋因先從解路推求推到解路斷絕處則強爲末後句翻成虛套實法也更有以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念佛的是誰等爲死句以東山水上行庭前栢樹子啞啞吽蘇嚕蘇嚕嚕唎唎等爲活句蓋謂有字義可尋則爲死句無字義可尋則曰活句也如此會取則末後句尚未是初句而活句已盡成死句矣水裏月輪豈容撈漉空中火聚安可推排果能化毒藥爲醍醐嚼金剛爲香飯脚跟著地鼻孔撩天自然知得祖師所言無非末後句無非活句即至三藏十二分亦無非末後句無非活句否則千七百則公案盡是死句亦無一末後句古德云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古人與麼老婆心
切明明道出猶自不悟不肯向藤樹爛柴中
直下承當體取活句只管向有句無句邊分
別初末衆生顛倒寔爲可憐甚至各立門庭
回護祖父或乃當場敗闕嫉妬同叅揮勦情

即一

二

絕見之太阿鋒爭情爭見用療恚醫痴之甘
露味增恚增痴不知轉得句圓辨得機捷與
吾靈覺有何交涉佛祖慧命豈其在斯况此
因緣本同龜毛兔角如曰勝則有言亦勝無
言亦勝如曰負則一場懣懣固負便百轉不
窮愈見其負豈得曰勝者活句負者死句勝
者知末後句負者不知末後句也朕二十餘
年來於本分少得相應於藩邸時頗閱今時
禪侶伎倆大抵不過如是嘗於此作游戲三
昧巍巍堂堂者折其頭角窈窈沉沉者碎其

窟窠出泥牛於海心載之片葉驟玉麟於天
上控以單絲機辨紛馳遇者盡屈於句下方
之於古朕實不後於人然於所爲本分相應
者何嘗於此有絲毫交涉耶爲憫學人身位
大圓覺場而不得正悟魔外滋繁狂叅益熾
故選錄從上古德專提向上之語刊示聚林
以期燈傳無盡而凡接引初機及問答如流
機鋒迅利者並不入選又恐未經舉出學人
眼目不明用是取其中不悞學者中止化城
有礙正知正見者別錄一帙以供隨喜蓋古
人既於無梯航處設茲梯航朕即於無等次
中分其等次譬如虛空方則空方圓則空圓
朕以方還方以圓還圓而爲分別然而方空
圓空等是虛空非因分別而有同異也是選
也譬如鼓瑟彈琴敲金擊石丹青書翰詠月

吟花無非遊戲三昧可佐法喜禪悅尚不得
作揚葉止啼會云至其中有數十則可入前
集者則以選閱指月錄等書之後採輯教外
別傳禪宗正脉其時前集已經刻成難於按
次添入因即編之後集卷內事出偶然遂成
別例閱此書者玩千番之珉石忽遇九華散
百斛之小璣間逢七采發心叅學未妨引起
疑情明眼宗徒不必逐條指出譬如曾遊龍
藏自然到眼立分若其生長華門且任目迷
五色爰識其緣起俟學人自擇焉

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望日

御選語錄卷第二十一

歷代禪師語錄後集

善慧傳大士

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

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

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

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靴履朝見帝問是僧耶

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士以手指靴履帝

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在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

泗州僧伽大師

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

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姓何

又問師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

天台豐干禪師

師欲遊五臺問寒拾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

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

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

你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

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

起忽然不見

師凡有人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

寒山大士

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大士見牛迹問州曰

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士指牛迹曰此是五百

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

士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士曰作甚麼州

曰蒼天蒼天士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拾得大士

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大士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大士曰大德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布袋和尚

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回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你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

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師云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仔細思量奈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

又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觀人少問路白雲頭

法華志言大士

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真

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曾會師曰三般人不會

僧問世有佛否師曰寺裏文殊有

問師凡耶聖耶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

扣冰澡先禪師

師謁雪峰手攜毳茨一包醬一器獻之峰曰包中是何物師曰毳茨峰曰何處得來師曰

泥中得峰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峰曰還更有麼師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峰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峰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峰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

初居溫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全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人號爲扣冰古佛

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眞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日莫祇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花臘月開

天成戊子應閩王之召王敬禮謝茶次師提起橐子曰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

即一

七

懶殘大士

師有歌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真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工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嚼世人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娘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眞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須受薰煉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個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個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喫飯從頭揀將功用功展轉

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
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
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
事悠悠不如山邱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
當幕夜月爲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
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影
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
春來草自青

法順大師

師作法身頌曰嘉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
下覓醫人炙猪左膊上

南嶽懷讓禪師

有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
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
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

謾他一點不得

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
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個
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
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
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
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

青原行思禪師

希遷詣靜居叅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溪
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
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爭
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
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
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麼時
至此問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

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馬祖道一禪師

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即心即佛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曰且教伊體會大道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

超物外

僧叅次師乃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

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

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個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

鄧隱峰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

石頭即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峰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峰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峰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東湖水滿也未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尚未滿

石頭希遷禪師

門人道悟問曹溪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

牛頭山法融禪師

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學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真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

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嬾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遂引祖至菴所遠菴惟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視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

博陵王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談，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有聲，鏡像能回顧。

天柱崇慧禪師

僧問：達摩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聞黎會麼？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摩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

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徑山道欽禪師

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藏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

鳥窠道林禪師

白居易守杭時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二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

壽州道樹禪師

師得法於北宗秀卜。壽州三峰山結茅而居。

常有野人服色素樸言談詭異時忽化作佛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嵩嶽破竈墮和尚

師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宰物命甚多師一日領寺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義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

即一

十三

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

嵩嶽元珪禪師

師得法安國師隱於嶽之麓塢一日有神人率羣從謁師師覩其貌奇偉非常乃問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吾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安能生死

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即爲張座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姪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嚮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悞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

即一

十四

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嚮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僭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姪福淫禍善不爲盜濫悞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僭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

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我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耶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踪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壞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手

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而去師門送而目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其夕果有暴風吼雷棟宇搖蕩師曰神言徵矣衆可無怖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毋令外知人將妖我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置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

嵩山峻極和尚

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南陽慧忠國師

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於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

即一

十六

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

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南泉到叅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呢南泉便休

丹霞來訪值師睡次乃問侍者耽源云國師在否者云在即在祇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覩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師睡起侍者舉似師師打二十棒趁出丹霞聞云不謬爲南陽國師

師問紫璘供奉甚麼處來云城南來師云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云只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

耽源應真禪師

即一

十七

吉州耽源山應真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

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

國師諱曰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宋太宗皇帝

一日幸相國寺問看經僧曰是甚麼經曰仁王經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無對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曰塔主曰朕之塔因甚卿作主無對僧朝宗問甚處來曰廬山臥雲菴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無對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曰甚處相見來曰廬山一別直至如今曰以何爲驗無對京寺回祿藏經燬僧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却燒無對宗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

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無對

茶陵郁山主

師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曰噫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蹋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因茲更不遊方

樓子和尚

師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鞵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便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福州雲頂禪師

有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

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却山下臥
千年曰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無名老宿

師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祇恁麼
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

即一

十八

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謾速若論正因
一字也無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
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金羹被一顆鼠
糞污却

無名婆子

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
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
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舉
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
出燒却庵

即一

十九

有一僧叅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
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
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
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
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
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
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處州法海立禪師

師因徽宗輩本寺作神霄宮師陞座謂衆曰
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真便乃分
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鳥足道哉正眼
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
霄佛頭添箇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
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
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

來此咒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
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祇恐不是
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
句作麼生道還委麼擲下拂子竟爾超寂
郡守具奏詔仍改寺額曰真身

歐陽文忠公

公昔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
往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
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
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問曰道人住山久否
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
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
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
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
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

即一

二十

忠大喜不自知膝之屈也

無名僧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
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
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
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覓其僧了不可
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
他

又無名僧

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
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藏主曰何不問人僧
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藏主無對
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你平生修何業
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爲是說是不說僧無對

無名古德

師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也侍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來謝和尚到莊

天竺證悟法師

却一

主

師依白蓮偃法師嘗惠學者圓於名相至以天台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元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元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元曰却祇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

鐘鳴去其秘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元元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關黎始得

淨居尼立機

師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爲達耶乃往叅雪峰雪峰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雪峰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峰雪峰曰汝名甚麼師曰立機雪峰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雪峰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雪峰曰大好寸絲不挂

賣鹽翁

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即一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個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僧文通慧

師河南開封白雲寺僧也其師令掌盂盆偶有市鮮者濯於盆文惠擊之遽隕因潛奔華州總持寺久之爲長老益二十年餘矣一日忽語其徒曰二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當自知之遂趺坐以俟時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

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待久矣卒曰素未相面今見而恚心不可遏即欲相戕何耶文語以昔故卒遽說偈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已立化矣文即索筆書偈曰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變障書畢泊然而化

百丈懷海禪師

馬祖陞座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麼即一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麼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師再叅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

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磨至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住後馬師寄三甕醬至師集衆上堂開書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衆無語師打破歸方丈

爲山五峰雲巖侍立次師問爲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

向汝道恐已後喪汝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

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

即一

于四

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食後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焚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

道槃近前打師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時爲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粗生座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

普請鏝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鏝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

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卽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這箇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

雲巖問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

趙州叅師問近離甚處曰南泉師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曰悄

即一

三五

然一句且置茫然一句作麼生道州進前三步師便喝州作縮身勢師曰大好悄然州便出去

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

上堂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

南泉普願禪師

南泉山下有一菴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東過西又從西過東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携茶一瓶盞三隻到菴擲向地上乃曰昨

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師叅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師曰有丈曰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師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曰說了也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丈曰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師曰某甲不會丈曰我忒煞爲你說了也

師同魯祖杉山歸宗喫茶次魯祖提起茶盞云世界未成時便有這箇師云今人祇識這箇未識世界宗云是師云師兄莫同此見麼宗却拈起盞云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師作

掌勢宗以面作承掌勢

麻谷持錫到章敬遠禪牀三市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谷又到師處亦遠禪牀三市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師云章敬即

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鹽官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麼人打得衆無對有僧舉似師師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笛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叅禮南陽國師師於路

即一

十六

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國師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

師乃噴嚏曰多少主便出去

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

陸大夫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

臥如今擬鐫作佛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

否師曰不得

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

師問神山何處來神山云打羅來師曰手打

脚打山無語師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山如問

師曰分明記取已後遇明眼人舉似他

師問座主講甚麼經座主云彌勒下生經師云彌勒幾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未來師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

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

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作飯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往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即收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語示之州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兒也

師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

師示衆云江西馬祖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

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師云心如枯木始有少許相應

師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了也

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

師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

鹽官齊安國師

有講僧來叅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

即一

二八

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個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曰下孤燈果然失照

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

歸宗智常禪師

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祇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祇爲目前有物

即一

三九

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

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大愚一日辭師師問甚處去愚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愚便問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愚忽然大悟云嗟我會也師云道道愚擬開口師又打趁出愚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問著箇箇局漉漉地祇有歸宗較些子

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曰輒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

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

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則塗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

御選語錄卷第三十一

即一

三十

音釋

報悉合切音級 橐他各切音託 誓先齊切
聲七慮切音 觀盆水洗手也 盥除庚切
也觀 覩盆水洗手也 覩音抵直
也覩 覩盆水洗手也 覩音抵直
也覩 覩盆水洗手也 覩音抵直